



“太行天池——漳泽湖”主题征文活动优秀作品选登

太行天池，一部流淌的千年史诗

郭震海

当西伯利亚的风一路呼啸穿过蒙古高原，带着草原未散的那般野性奔涌，也不像亚马孙湿地那样浩浩荡荡，却以自己的节奏，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用湿地特有的肌理，在雄壮的太行之巅秀出一抹最独到的江南风情。岸边的杨柳、水中的荷花、成片的芦苇荡，像给湖水织了件渐变的衣裳，春夏秋冬，四季轮转，新柳的嫩绿、芦苇的苍黄、藻类的深碧，混着天光云影和飞鸟起舞，每一个季节、每一天，都像画家未干的画布，每一笔都来源于大自然的即兴创作。

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没有南美洲潘塔纳尔湿地的那般野性奔涌，也不像亚马孙湿地那样浩浩荡荡，却以自己的节奏，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用湿地特有的肌理，在雄壮的太行之巅秀出一抹最独到的江南风情。岸边的杨柳、水中的荷花、成片的芦苇荡，像给湖水织了件渐变的衣裳，春夏秋冬，四季轮转，新柳的嫩绿、芦苇的苍黄、藻类的深碧，混着天光云影和飞鸟起舞，每一个季节、每一天，都像画家未干的画布，每一笔都来源于大自然的即兴创作。

何其有幸，生在太行；何其有幸，拥有这样一方碧波。工作、生活在长治，我喜欢在清晨漫步漳泽湖。湿地的晨雾和人一样是有性子的，它不似山间的云雾那般厚重，也不像江面水汽那般轻薄，带着水草的湿润，慢悠悠地漫过水面，人在木栈道上走，雾在脚下升，淡淡的土腥气与水草香，令人心旷神怡。远处水面上，黑鹳舒展羽翼划出一道弧线，那抹朱红与玄黑的配色，传递着跨越洲际迁徙的生命密码。身边的芦苇荡里是此起彼伏的鸟鸣，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晨曲、南美雨林的蝉鸣，共同编织着地球共有的晨间交响。

无数次走在漳泽湖畔，安静地坐在一块青石上，我总在遥想远去的先民们在这片沃

土上逐水而居，开启了最初的农耕生活。在当时，浊漳河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潞。后来才有了“潞水”“浊漳”等别称，这或许就是长治为什么被称之为“潞州”的由来吧。当时漳泽湖或许并没有湖，但这里是河流经过的地方，自然形成一片沼泽，河流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丰富水源，更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起身漫步，迎着一缕缕晨光，踏着松软的草坪，光影交错中，我仿佛看到炎帝正带着他的部落，身上背着刚刚收获的五谷、手里捧着沉甸甸的谷穗，从水边走过，部落中孩子的嬉闹声清晰可辨。踏着先民曾经走过的土地、跨越千年的时光流转，吹着同样的风、天上飘着同样的云，这算不算和历史相拥呢？

一只飞鸟划过长空，口中衔着树枝，到一棵大树上建巢，它仿佛是从《山海经》里飞出，那或许就是传说中的精卫鸟，作为炎帝最小的女儿，它溺水而亡后化作精卫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木投入东海，发誓要用一己之力填平东海，这种矢志不渝的执着和战天斗地的豪情，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写进长治人的基因。

穿过草坪，拾级而上，登上一处高台，回望长治市区，每寸土地都沉淀着先贤的足迹，他们的风骨如随处可见的绿植，撑起这片土地的精神苍穹。湖边古老的村落和遗迹，如同散落的历史碎片，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譬如张祖村，村里的百姓曾依托漳泽水域打鱼为生。何为“张祖”？据说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家。也确有资料记载：“（张祖村在）城西十五里，唐通元先生张果老家于此，

今子孙犹盛，果隐中条山，村有栖霞观。”

壁头村，是漳泽湖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1959年就在这里发现了篮纹陶片，确定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我多次到过这个小村，踏着厚重的黄土、望着宁静的湖面，仿佛能看到曾经的先民在这里围着篝火起舞，身边是流淌的小河，清澈见底，他们用河水捏坯制陶，为成功制成一个漂亮的陶罐而翩翩起舞……当水有了历史，水更加生动，也更加厚重，它奔流于岁月阡陌，见证地域变迁、滋养文明生长。

漫步穿过一片芦苇荡，这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芦荻湾。芦苇茫茫，水巷纵横，那摇曳的芦苇，恰似《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这一刻的具象。坐在栏杆上小憩，我仿佛听到铜铃悦耳，眼前出现一个僧人，他迈着坚定而有力的步伐，来到小河边，先将身后的经笈轻轻放在地上，然后蹲下身捧起河水净面，水花轻起，夕阳如火，沸腾了水面。这是何人？东晋高僧法显，此时的他刚刚从襄垣启程前往长安，后来他踏上西行取经之路，早玄奘两百多年穿越荒漠，历经磨难，带回经卷译著，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也成为长治走向世界的最早印记。

冬日的漳泽湖，就像是金色的诗行，湖水变得格外清澈，水下的沉水植物清晰可见，枝叶间穿梭的小鱼，像在绿色的森林里捉迷藏。来到芦荻湾东侧，眼前二十四座桥梁和栈道将堤岛相连，形成以桥为纽带的风景线，每座桥造型都精巧别致、风格各异，名字更是各具寓意。站在桥上远望，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烟波浩渺，碧水荡漾，不是江南，

胜似江南。

有人说，行走在漳泽湖湿地，会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而我，更喜欢这方水土的人文。千年的风景或许会在岁月中改变，但厚重的人文就如尘封在泥土下的赤金，只要随手翻出，阳光下依然璀璨。

曾经在静夜，我跑步穿过漳泽湖，明月高悬，湖面就如镀着一层银，波光粼粼，芦苇的影子映在水里，随着涟漪轻轻晃动。偶尔有夜鸟的叫声从远处传来，短促却清亮，走在栈道上，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还有风吹过芦苇的“沙沙”声。远处城市的灯光隐约可见，这片静谧显得更纯粹、更宁静。

北宋文学大家苏东坡的一句“上党从来天下脊”，对长治有了精准的定位。东汉学者刘熙在其所著《释名》中说：“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荀子》称其为“上地”；《潞安府志》有记载：“潞以水名，其称上党，谓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漳泽湖就在“天之脊”上，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天池”。和众多大的河流相比，漳泽湖不算辽阔，却有着完整的生态；和众多湖泊相比，它不算张扬，却默默滋养着万物。在这里，每一只水鸟都是生态的信使，每一株芦苇都是自然的守护者，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

每次安静地走过湖畔，我就在想，或者我们，不过是这片湿地的过客、是自然的孩子，最终都会成为历史、成为泥土，唯有心怀敬畏、温柔守护，才能让这汪碧绿在土地上持久绽放。

（作者系山西省长治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心栖湖畔

刘巧

靠近你，并不需要多么宏阔的赞美
以一个女子，小小的情愁
慢慢抵达，慢慢释放爱的能量
在漳泽湖，所有的词语
都归湖水统领，大湖、绿地、蓝天
我只寻找美的诗词

风铺开宣纸，芦苇就会在上面
卷写唐诗，而菖蒲站在石桥之上
吟咏宋词的婉约
散曲和小令，被白鸬的灵感借闻
湖水之上，涌动多少浪花
就有多少诗的韵脚

天暖的时候，要看着草芽露出
鹅黄的脑袋，它们会把
新奇的想法，写意在春天的绢帛之上
夏日有阵雨，那是长治人
爽朗的笑声，秋日的落叶自带
芭蕉的舞步，冬日的白雪
为漳泽湖披上一件晶莹的披风

时光会把一次次留在漳泽湖
坐在岸边的石阶上
与明月对话，与星光唱酬
这时的湖水，就是一个袅娜的仙子
时而舞动腰肢
时而展示清亮的歌喉

天边的白云，走得累了，也会在
漳泽湖畔，驻足
我看着她，亮出一个诗人纯洁的想象
是的，对于赞美漳泽湖这件事
云有云的豪放派
我有我的婉约情

白云喜欢用大气、磅礴、辽阔
来给漳泽湖注释
我则喜欢用乡愁、情韵、真诚
为漳泽湖点题

湖水飞起来，那是我眼睛里的澄澈
是的，爱一片湖
不说话，内心的语言，就会像飞鸟一样
与湖水相拥，像老朋友一样，双臂张开
（作者系四川省什邡市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漳泽湖诗行(组诗)

解备

生态的清欢

这汪湖水，洗尽了尘世的喧嚣
芦苇丛生，撑起一片绿色的浪潮
白鹭低飞，点碎满湖的银涛
水草摇曳，舞动着生命的妖娆
岸边的草木，都在尽情地生长
每一寸绿意，都是生态的骄傲
我深深呼吸，满是草木与湖水的味道
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与拥抱

人文的温良

这汪湖水，流淌着千年的诗行
上党古韵，在波光里静静荡漾
垂钓的老者，坐成一幅水墨模样
嬉闹的孩童，溅起满湖的阳光
岸边的古建，藏着岁月的沧桑
每一块砖瓦，都在诉说过往
烟火与清欢，在这里温柔碰撞
这是人间最动人的，烟火篇章

心中的眷恋

这汪湖水，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房
晨练的人们，迎着朝阳舒展臂膀
漫步的情侣，踩着夕阳诉说衷肠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模样
我沿着湖岸，一遍遍地徜徉
舍不得错过，每一处风景的芬芳
这份喜爱，早已在心底悄然生长
漳泽湖啊，你是太行的明珠，人间的天堂
你的生态之美，你的人文之光
都深深镌刻在我的心上
我终于懂得，青山绿水的重量
是岁月静好，是家国安康
愿你永远清澈，永远明亮
在时光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作者系新疆昌吉州人，文学爱好者）

碧色年轮

张慧贤

芦苇踮脚，吻过澄澈的眉弯
风卷云影，在湖面绣缀银斑
春潮漫堤时，野鸭驮着晨光
啄碎千年的水波，溅起星光点点
湿地是大地摊开的绿笺
百鸟翘尖，洒落平仄诗篇
渔舟摇落晚霞，桨声轻叩暮色
网起鱼虾千尾，更兜住岁月温暖

太行脊梁，撑起这片碧天
传说在波心流转，未曾走远
红色足迹嵌进湿地，与芦苇共眠
守护者的身影，是坚韧的藤蔓
康养风，拂过城市眉眼
生态与发展，在湖畔相拥成圆
我俯身拾起一枚贝壳，听见
年轮里拔节的，是长治的明天
每滴湖水都藏着太行执念
每缕炊烟都系着家国期盼
这颗璀璨明珠，在岁月中沉淀
晕开的涟漪，是永不老去的诗篇
（作者系山西省运城市人，文学爱好者）

湛蓝的浩瀚

王雪芳

湖水把晚霞一寸寸溶解
随手将那钩弯月
留在一株苇穗上
几声溅起波纹的鸟鸣，很轻地
落在睡莲的蕊中
一群归巢低飞的鸟儿，像谁撒出
一把细碎的草籽，粘在深邃的背景
忽快忽慢地游过倒映城市的镜面，试探着
碧空与云层的深浅
在漳泽湖边流连，想起过去去见过的
湛蓝湛蓝的浩瀚
这泛动不止的水声，就是辽阔的抵达了
那时，听说湖里斟满了碧绿碧绿的玉液
在粼粼闪亮的幽静中，深过想象
波光映出我爱着的姑娘，临水一照
眉眼和脸庞，清辉凝露，温婉明朗
只是涟漪，在时光里舒展，不曾被惊扰
湖水随悠悠起伏，繁星的渔火开满梦境
当芦苇和菖蒲长满了堤岸，一湖的倒影
需要更深的眼睛，更广的心田
（作者系山东省滨州市人，山东滨州
天鸿热电有限公司职工）

太行眸深，映照一城长歌

王泽

太行山的风，吹过亿万年坚硬的岩壁，似乎总带着几分粗砺与苍劲。然而，当这股长风掠过上党大地，却在一片水域前温柔地停住了脚步。这里是漳泽湖，是长治的“太行天池”。如果说太行山是这座城市的铮铮铁骨，那么漳泽湖，便是它那顾盼生辉、深藏着无尽柔情的眼眸。

初识漳泽，最先俘获感官的不是视觉，而是气息。那是一种混合着上党厚土的芬芳、草木清气与湖水氤氲的独特味道，是北方大地稀缺的湿润与甘甜。漫步在二十四桥的柳荫下，抬头便是那抹令人心安的“上党蓝”。你很难想象，就在不远处，竟是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这一汪碧水，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城市的襟怀之中。它不仅消解了工业城市的喧嚣与硬朗，更以一种静默的姿态，调和着人与自然的呼吸。在这里，生态不再是教科书上枯燥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生动。

你看那湖面上，芦苇荡不仅是风景，更是万鸟栖息的家园。黑鹳舒翅，划破长空，

那是大自然对这片净土最高的褒奖。夏日里，荷叶田田，蝉鸣蛙噪，生命的律动在每一寸水波间跳跃。我曾有幸在晨曦初露时登高远眺，看薄雾如纱笼罩湖面，朝阳将金辉洒向波心，那一刻，所谓“太行天池”的气象万千，便在这一静一动、一虚一实间，定格成了一幅流动的写意水墨。从昔日“浊漳河”的泥沙俱下，到今日“漳泽湖”的澄澈如鉴，这一池清水，见证了长治向生态转型交出的最动人的答卷——它洗去了历史的尘埃，擦亮了城市的容颜。

掬一捧漳泽水，指尖滑落的不仅是清波，更是沉甸甸的历史回响。这片水域，承载着上党大地千年的记忆。古时的浊漳，流淌着农耕文明的灌溉之利；抗战的烽火中，这里曾奔涌着太行军民保家卫国的热血。如今，硝烟散尽，这片湖水沉淀出了更加从容的文化气度。漫步湖畔，或许你会在某个转角，偶遇一段关于精卫填海的上古传说，或是听到一曲高亢激昂的上党梆子，从远处的小巷悠悠飘来。红色

的记忆与现代的文明，在这里并没有割裂，而是像这湖水一样，包容万物，融合共生。当代的“守湖人”，用他们的汗水与智慧，续写着这片水域新的传奇，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别样光彩。

有人说，看一座城的幸福指数，要看它离水有多近。

在漳泽湖，我读懂了长治。这里没有快节奏的焦虑，只有慢生活的诗意。夕阳西下，渔舟唱晚不再只是古诗词里的意象，而是湖畔渔民真实的日常。长堤上，慢跑的青年挥洒汗水，垂钓的老者守望着一份宁静，孩子们在科普馆里睁大好奇的眼睛。漳泽湖，早已不是一个隔绝的景区，它是一座城市的“会客厅”，是长治人安放身心的后花园。在这里，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达成了一种美妙的默契——城市因水而兴，水因城而灵。

站在漳泽湖畔，望着那连接两岸的彩虹桥，我不禁感慨：长治人是幸福的。他们左手挽着巍峨太行的坚韧，右手牵着温婉“天池”的灵动。这汪“太行天池”，不仅润泽了上党大地的肌肤，更滋养了这座城市的精神。

风又起时，波光粼粼。这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归宿——让山河入梦，让城市归心。
（作者系山东省济宁市人，英法文学译者、诗人）

浩翰「天池」绽新颜。
李红卫摄

